

## 書評

## 《清代套印本圖錄》評介

郭明芳\*

雕版印刷的發展是書史上大事，他擴大書籍生產，普及知識傳播。而套印技術則是雕版印刷的更進一步開花結果。套印技術使得原本墨印書籍的形式更為豐富多彩多姿。所謂套印，指的是書籍的一個版面，即一葉，有著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色彩。通常以朱墨雙色為常見，亦有三色、以致於六色者，而更多顏色者，宛如一副圖畫，或稱之「剝版」。現存最早的雙色印刷為現藏臺北國家圖書館之元代刊印《金剛經》，往後即幾乎未見有實物流傳，至明中葉吳興閔、凌兩家的套印書始臻極盛，清以後則逐漸走下坡。

歷來關注套印本，以民國初年陶湘(1871-1940)所編《烏程閔家套印書目》<sup>1</sup>為最早且詳備，其後或有以此為基礎，編輯明代閔、凌兩家套印圖錄<sup>2</sup>，但清代缺焉。現任職中國國家圖書館研究員石光明先生據北京中國國圖所藏編纂《清代套印本圖錄》<sup>3</sup>(以下或簡稱《圖錄》)正可補清代套印本研究之缺。是書出版未臻半年，筆者翻閱後，試為評述，以彰顯此書優點與若干待改進之處。

## 一、簡述套印技術

所謂套印，筆者在〈前言〉約略已說過，即是一葉先後以兩種或兩種以上顏色套於紙上之謂。而套印葉數應以一葉以上方屬之，若僅單葉者則應非屬套印範疇，而為單純墨印書籍。<sup>4</sup>套印技術始發於南宋，元代臻於成熟，今藏臺北國圖《金剛經》即元代所刊。此本根據研究者指出為一版先後雙色印刷<sup>5</sup>。至明末吳興閔、凌兩家，使套印技術發展成熟，或雙色、或三色，更多臻於六色。元代《金剛經》一版分次套印不同的是，後來的套印技術是採多版分次套

\* 東吳大學中文博士

<sup>1</sup> 此即《明吳興閔板書目》，收入竇水勇編《書目叢刊》(瀋陽：遼寧教育出版社，2000年6月)。

<sup>2</sup> 即王榮國編《明代閔凌刻套印本圖錄》(揚州：廣陵書社，2006年5月)。

<sup>3</sup> 北京市：國家圖書館出版社，2018年6月。

<sup>4</sup> 一部書僅有一葉套印極少見，筆者所知有光緒二(1876)年北京松竹齋刊印之《選注六朝唐賦》。是書牌記為黑匡套紅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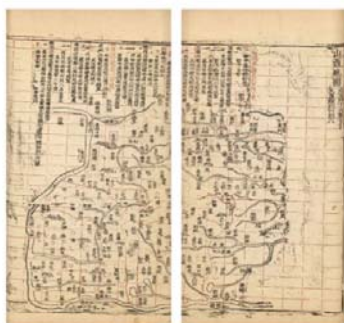
<sup>5</sup> 研究者有王重民、昌彼得、盧師錦堂、沈津諸位先生。此書是否一版所印以及朱墨兩色孰先孰後，則有不同看法。昌氏認為先墨後朱，至於同主先朱後墨，則於是否同版有不同意見。沈氏認為不同版所印(見《書城風弦錄》，頁5-6)，盧氏則認為是同版所印(見《劉兆祐教授春風化雨五十年紀念文集》，頁313-324)。針對此意見，筆者贊同盧氏之說。

印，先印淺色版，再印深色版次序製作。這不僅技術上更簡省，品質亦更高。

其後套印技術走下坡。清代私人或書坊套印以朱墨二色為常，三色以上較少見。套印技術明中葉以來僅存在於私人刻書。入清以後，所見則擴大，除私人所刊外，尚見內府或武英殿亦有套印(多為朱墨二色)，以及書坊販售牟利等。後者以廣東瀚墨園刊套印本為多。清末，石印技術傳入，對傳統書籍製作技術有相當變革，亦即石印較之雕版更為省時省工，更擴大書籍印刷流通量。套印亦有以石印方式，分色套印。石印分色套印是否屬於套印討論範疇？筆者認為以書籍製作程序不妨可以收入討論。

## 二、本書編纂概述

石光明編《清代套印本圖錄》雖名之「清代套印本」，但所收僅中國國家圖書館一館所藏套印本圖錄。中國國圖所收雖較多，然而本《圖錄》屬於一館所藏專題圖錄並不能歸之綜合性圖錄，更非指「清代套印本」全稱命題。



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 
《清代套印本圖錄》(2017) 第 10 頁

### 《圖錄》書影

根據《圖錄》書前〈編輯說明〉，《圖錄》所收清代套印本一百三十六種，按時代彙於一編，計順治三種(包括清初二種)、康熙廿一種、雍正一種、乾隆廿六種、嘉慶十種、道光十八種、咸豐五種、同治十一種、光緒卅三種、宣統二種，另有不確定年代者六種置於後。一書版刻時代確定某朝而不知確切年代者排之該朝之後。其範圍包括官刻、私刻與坊刻。

本書內容編排，以一書書影為主，文字敘述簡賅。書影以一書卷端為主，如有特殊得以反映該書者另同附之，內文則僅書名卷數、作者或編者與刊行時地等訊息。「有個別圖片不够清晰，但為了本書的一致性及儘可能全面揭示清代套印本全貌，還是決定保留。」

書末附〈現存套印本目錄〉，以提供讀者翻檢。該目錄據《中國古籍總目》整理，依四部次序排列，共收現存套印本六百廿五部，計元一部、明一百八十六部、清四百卅八部。<sup>6</sup>

《圖錄》編纂者石光明，中國國家圖書館資深研究人員，長期從事古籍版本研究和古籍書目的整理編纂工作，曾參與《中國古籍總目》集部和《北京圖書館普通古籍總目》地志門的編纂工作。

### 三、本《圖錄》特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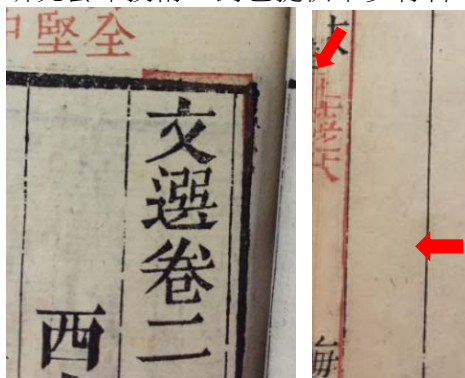
#### (一)清代套印首次彙編

套印本過去有陶湘編明末閔家書目，其後有據此書目編閔凌兩家套印本圖錄，而清代套印本從未見整理與編纂圖錄。此可謂首次嘗試，不僅可瞭解清代套印情形，更便於讀者按圖學習。

本《圖錄》不僅收清代套印本，末附〈套印本書目〉幾乎涵蓋古籍套印本情形。透過本〈書目〉，讀者不僅可以知道古籍套印本情形，更能透過此目錄續加編纂，使之更完備。

#### (二)瞭解套印發展情形

書籍套印發展進程，透過本書不少書坊套印，或可見到先印淺再印深。按，書坊為求大量印製，其品質相對較差，因此露出不該漏的地方。而這些書坊出版品，對今日研究套印技術，到也提供不少材料。



清廣東書坊套印本《文選》局部書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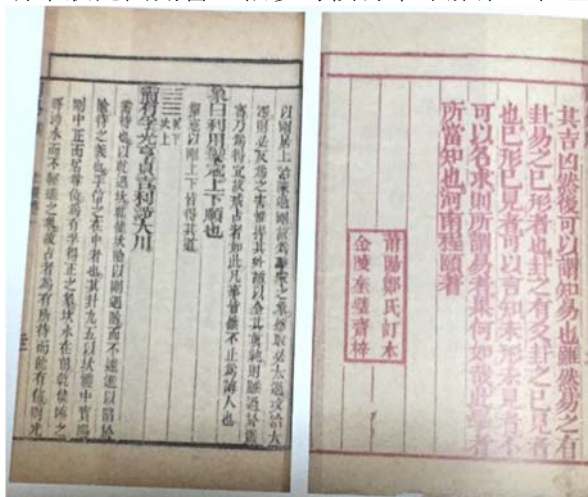
### 四、本書待商榷之處

#### (一)未能斟酌單色印刷

套印的概念，筆者已於〈前言〉略有說明，不贅述。而有另一種情形，

<sup>6</sup> 編者〈自序〉稱：「現存套印本共計五百卅八種，不同版本六百廿五部。其中元刻套印本一部、明刻套印本一百八十六部、清刻套印本四百卅八部。」

容易與套印相混，不自覺地誤為套印。那就是一書內各不同顏色的單葉單色印刷情形，很多時候以套印視之。事實上這並不是套印。但不少館藏或研究者將之視為套印，如清末狀元閣刻書，很多時候有朱印扉葉，但全書並非套印。



《圖錄》周易本義書影

再回過頭來看中共古籍著錄國家標準規則對套印的定義，言：「將書籍每一葉中的不同內容分別刻版(或在同一塊木版上)用不同顏色依次印刷而成的本子」。這樣的定義亦不包括單色印刷。本書在「不確定年代」列有《周易本義》四卷一書(頁 146)，其版本項著錄「清金陵奎璧齋刻朱墨套印本」。其書影內文為墨印，序為朱印，即筆者所說情形，實不應視之套印。

按，奎璧齋為明金陵鄭元美書肆，清初仍有營業。有關奎璧齋詳拙撰〈明末有兩書肆皆名奎璧〉<sup>7</sup>。此書書版頗清晰，有可能是明末或清初所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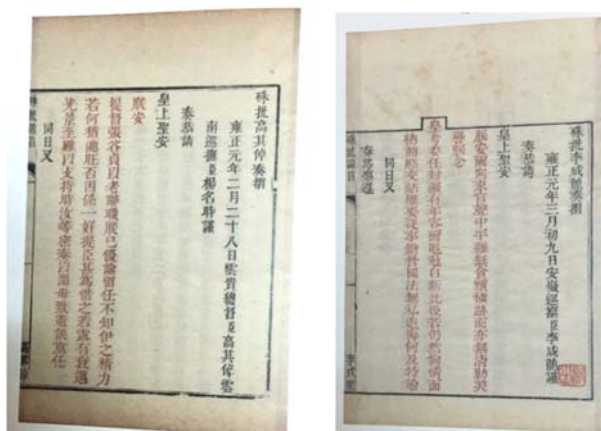
## (二)圖版選用與文字敘述

《圖錄》雖以圖為主，但名之「圖錄」，有圖有錄，兩者等重。圖即書影，錄即文字。文字雖不能如書志長篇大論，但也必須提供讀者對於一書足夠訊息，諸如書名、卷冊數、作編者，版刻時代等基本訊息，倘有不同套印本，尤其是翻刻情形，應同時說明。而本《圖錄》在這方面的基本訊息或有不足。

本書收有《硃批論旨》一書兩種，一是雍正年間武英殿朱墨套印本(頁 28)，一是乾隆三(1748)年內府刻朱墨套印本(頁 32)。兩部書附書影皆異，前者為「高其倬奏摺」，後者則是「李成龍奏摺」，未審何故。而此書不數年有兩種刻印，如能附相同葉書影，則能比較二者異同。按，此書是否僅有一套，歷雍正至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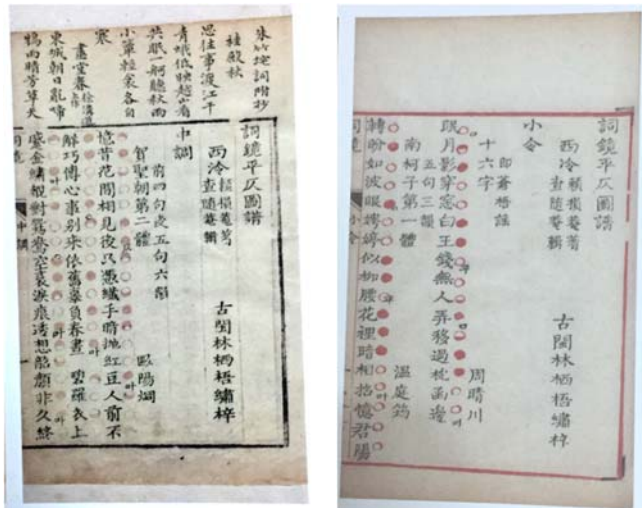
<sup>7</sup> 《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》第 1 期，頁 17-27，2016 年 1 月

隆初始刊完，而非有兩次刊版？筆者持歷雍正至乾隆初始刊完之說，詳後。



《圖錄》著錄雍正(左)與乾隆朱墨套印本書影

又頁 43《詞鏡平仄圖譜》著錄「乾隆四十八年林棲梧寶章堂刻朱墨套印本」，然書影所見或有色差，或當為三色。又頁 67 著錄同書名者，著錄作「嘉慶間古閩林氏刻朱墨套印本」。兩本不同，但著錄極為相似，其因如何，亦因有所說明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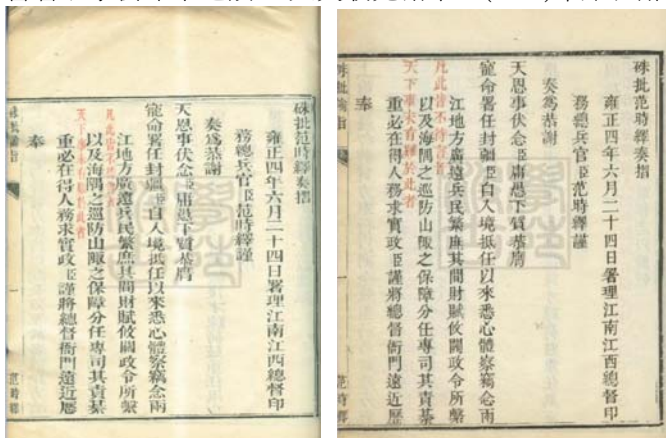
《圖錄》著錄乾隆(左)與嘉慶朱墨套印本書影

### (三)版本著錄有誤與失收

本《圖錄》所選以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為主，其末附錄〈現存套印本書目〉亦從《中國古籍總目》輯錄，雖說所收可謂全備，但難免仍有侷限或失收。筆者平日對於套印本多所注意，現就本《圖錄》正編與附錄版本項或有錯誤，或有失收者，除筆者前所言外，另列於後：

#### (1)《硃批諭旨》

書後套印本目錄列乾隆三(1738)年內府刻朱墨套印本與同年刻朱墨套印本(頁 156)，而於同年有兩種刻本行世？似不可能。筆者認為其一或為同治六(1867)年李鴻章兩江督署活字套印本之誤<sup>8</sup>，又失收光緒十三(1888)年點石齋朱墨石印本。



光緒南京兩江督署木活字朱墨套印本書影 乾隆內府套印本書影

## (2) 《東周列國全志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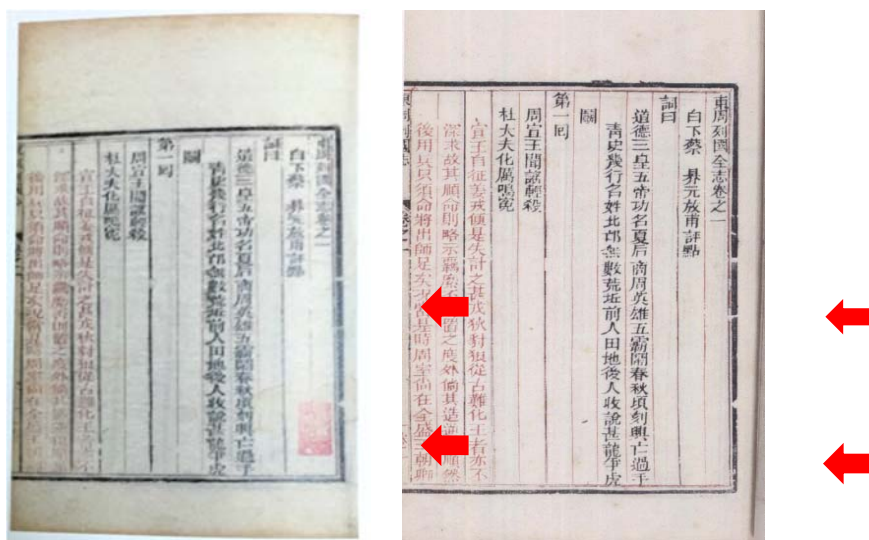
套印本書目列乾隆、咸豐四(1854)年書城山房、光緒十五(1890)年竹深山房與清漢口寶森齋四種版本(頁 168)。

按，此失收光緒間南京步月山房朱墨套印本。又所著竹深山房是否為朱墨套印本筆者質疑。此本民大館藏，並未著錄套印本。民大著錄：「封面鐫『一得山房藏板』；版心下鐫『竹深山房』；訂正東周列國志善本；一頁鐫『光緒十五年己丑歲仲夏月開雕板藏合邑竹深書屋之一得軒』；著者項參見《臺灣普通本線裝書目》400；《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》P488。」

而《圖錄》中著錄乾隆套印本，根據本《圖錄》所示斷版處似為光緒步月山房本<sup>9</sup>，非乾隆印本。

<sup>8</sup> 按，同治六(1867)年木活字本，或有著錄為「聚珍書局」。又有列入晚清官書局之列，如韋力〈聚珍書局：公私同名，活字名世〉(《尋訪官書局》，南昌：江西高校出版社，2018年6月，頁190-192)。另在《晚清官書局述論稿》對官書局是否有「聚珍書局」持懷疑態度。有謂「聚珍書局」設置於同治六年成立。事實上，曾國藩雖首設書局，但曾氏所設書局乃有實無名，且未健全，至李鴻章接江督始建金陵書局，在張文虎《日記》中不止一次提到金陵書局乃同治四年成立。既然如此，又何必再成立聚珍書局，疊床架屋？筆者認為所謂聚珍書局乃以木活字本《硃批諭旨》刊行而衍申，而《硃批諭旨》是木活字本，其刊印單位又與李鴻章有關，他應是兩江督署所排印，非屬官書局。這種情形正如曾國藩雖創官書局，但其任職兩江總督時期，督署仍有刻書且署督署之名，明顯與官書局不同。

<sup>9</sup> 關於步月山房本，詳拙撰〈從步月山房刊東周列國全志再談「銅版」一詞等同「同



《圖錄》著錄乾隆(左)與德寶 2018 年夏拍拍品朱墨套印本書影

(3) 《歐陽文忠公五代史抄》

書目著錄「明刻朱墨套印本」(頁 155)。按，此本當改「明末烏程閩氏朱墨套印本」。

(4) 《南華經》

書目著錄「明刻四色套印本」。按，此本當是吳興凌氏所刊。

(5) 《古文淵鑑》

書目著錄有康熙廿四年內府五色印本與康熙四十九年四色印本(頁 174)。按，此書為《御製古文淵鑑》，四色印本當乾隆十三年朱墨套印本。

(6) 《御製盛京賦》

著錄「乾隆朱墨套印本」(頁 156，又見《圖錄》頁 54)。此書當為乾隆十三年武英殿刊朱墨本，又見乾隆翻刻本一種。

(7) 紀昀《史通削繁》四卷

清道光十三(1833)年兩廣總督府署刊朱墨套印本，根據牌記知此本為粵東雙門底芸香室承刊，其後版歸同城瀚墨園。此本書目皆未收。

(8) 楊守敬《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》

著錄「光緒卅二至宣統三(1906-1911)年楊氏朱墨套印本」，四十四種(頁 140)。而書末書目僅列「清光緒五年饒氏刻朱墨套印本」，一卷(頁 156)，而饒氏刊本至少有兩種翻刻朱墨套印本未著錄。

版」》，《東海大學圖書館刊》第 35 期，頁 29-33，2018 年 11 月。

(9)其他明清套印本補遺

套印本當然不止於此，筆者所見亦有限。現就筆者所知，《圖錄》或未附書目所失收者略補錄於後<sup>10</sup>：

- 1.《檀弓》 萬曆四十四(1616)年烏程閩氏朱墨雙色套印本
  - 2.《春秋左傳》 萬曆四十四(1616)年烏程閩氏朱墨雙色套印本
  - 3.《春秋公羊傳》 天啟元(1621)年烏程閩氏三色套印本
  - 4.《春秋穀梁傳》 天啟元(1621)年烏程閩氏三色套印本
  - 5.《列子冲虛真經》 明末閩氏朱墨雙色套印本
  - 6.鄭《玉茗堂摘評王弼州先生豔異編》 明吳興凌氏朱墨朱墨套印本(頁 142)
  - 7.《蘇文忠公文選》 崇禎烏程閩爾容刻三色套印本
- 以上屬明代
- 8.申《春秋左傳》 雍正十三年果親王刻四色套印本(頁 242)
  - 9.博《史記菁華錄》 光緒九(1883)年廣州瀚墨園刊朱墨套印本(拍賣號：1214)
  - 10.《金石三例》 光緒四(1878)年讀有用書朱藍(墨)<sup>11</sup>雙色套印本
  - 11.《翰苑重題廿四孝》 光緒年間朱藍(墨)套印本
  - 12.申《勸善金科》 乾隆武英殿刻五色套印本(頁 246)
  - 13.《重刊補註洗冤錄集證目錄》 失收道光十七(1837)年張錫蕃廣東三色刊本
  - 14.《黻清齋試帖》 光緒十二(1886)年四色套印本
  - 15.博《金剛般若波羅密經旁訓》 嘉慶元(1796)年餘慶堂刊朱墨印本(拍賣號：1649)
  - 16.《文心雕龍》 道光十三(1833)年兩廣節署朱墨雙色本，廣州翰墨園刊刷
  - 17.博《昌黎先收詩集注》 清膺德堂翻顧氏秀野草堂刊朱墨印本(拍賣號：1878)
  - 18.博《杜工部集》 道光甲午(1834)年芸葉龔刊六色套印本(拍賣號：1209)
  - 19.博《杜工部集》 光緒二(1876)年廣州瀚墨園刊六色套印本<sup>12</sup>(拍賣號：1210)
  - 20.博《忠雅堂評選四六法海》 咸豐元(1851)年萃雅堂刻朱墨雙色印本(拍賣

---

<sup>10</sup>以下所列除筆者所經眼外，尚有以下諸圖錄所著錄：

- 1.于華剛編《中國書店藏珍貴古籍圖錄》(北京市：中國書店出版社，2012年10月)。凡本《圖錄》所收，前標以申並頁碼。
- 2.國家圖書館古籍館編《西諦藏書善本圖錄--附西諦書目》(北京市：國家圖書館出版社，2008年120月)。凡本《圖錄》所收，前標以鄭並頁碼。
- 3.上海博古齋2018年秋拍賣圖錄(2018年12月)。凡本《圖錄》所收，前標以博並拍賣號。

<sup>11</sup>此稱「朱藍」，或有色差，「藍」或為「墨」色，以下同。

<sup>12</sup>按，經核對此本與道光甲午(1834)年芸葉龔刊六色套印本同版。



號：1213)

21. 博《御製擬白居易新樂府》 乾隆四十五至四十八年安徽徐立綱寫刻綠墨套印本(拍賣號：1711)。按，另有《御製全韻詩》同刊行，拍品未見。
22. 博《欽定狀元策》 清末寫刻朱墨套印本(拍賣號：1712)
23. 《此宜閣增訂金批西廂》 乾隆 10(1795)年此宜閣朱藍(墨)套印本  
以上屬清代

#### (四)清末石印本朱墨套印問題

套印本純就刻本書時代的圖書而言，石印朱墨套印情形是否可列入，筆者認為可擴大收入。筆者今就所見石印套印而為人所忽略者，提出糾正，舉例如《欽定書經圖說》，清光緒卅一(1905)年內府朱墨套石印本，內文有套朱，大多數館藏未注意而以一般石印本視之。

按，檢此本卷三葉十九〈十有二州圖〉、卷六葉二〈九州總圖〉、葉五〈冀州疆域圖〉、葉十一〈兗州疆域圖〉、葉十六〈青州疆域圖〉、葉廿二〈徐州疆域圖〉、葉卅一〈揚州疆域圖〉、葉卅六〈荊州疆域圖〉、葉四十二〈豫州疆域圖〉、葉四十六〈梁州疆域圖〉、葉五十〈雍州疆域圖〉、葉五十六〈導山圖〉、葉六十〈導弱水圖〉、葉六十二〈導黑水圖〉、葉六十六〈導河圖〉、葉六十九〈導漾圖〉、葉七十二〈導江圖〉、葉七十五〈導沅圖〉、葉七十八〈導淮圖〉、葉八十〈導渭圖〉、葉八十二〈導洛圖〉與卷十五葉三〈湯有九有圖〉等圖套紅，故不宜稱朱墨套印本。

本《圖錄》的出版雖有白璧微瑕，但不可否認地，他對學習或研究清代套印本有開拓之功。過去明代套印本已有相當研究成果<sup>13</sup>，清代套印本則如處女地，有待再深入。而於整理館藏時《圖錄》更可作為查核比對根據。筆者寄望日後能在《圖錄》基礎上編纂更完備圖錄，甚至書志，提升套印本研究進程。

	書名	清代套印本圖錄
	作者	石光明
	出版地	北京市
	出版社	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	出版時間	2018年8月
	頁數	192
	定價	260
	ISBN	978-7-5013-6492-3

<sup>13</sup>例如說蔣文仙〈明代套色印本研究〉(上海市：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博士論文，2005年5月，嚴佐之指導)。